

江无鱼，人何以渔

故水难离，渔民希望从『打鱼』变成『护鱼』

本报记者刘紫凌、史卫燕、王贤

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、全世界无可借鉴经验的生态保护行动。从 2020 年元旦开始，在“长江大保护”的总体战略下，我国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。这意味着，中华母亲河将获得极为关键的休养生息期。与此同时，长江流域 28 万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专业渔民，将背江而行，上岸谋求新生活。

即将离水的渔民

元旦前几天，天空断断续续地下着冰雨，53 岁的洞庭湖渔民罗友连和妻子还在船上忙活。对他们来说，2020 年元旦，将是新人生的起点。

公元 1046 年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为谪守巴陵郡的好友滕子京写下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，文中写到洞庭湖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”而“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”

此刻，罗友连的船就停在飞檐翘顶的岳阳楼对岸。如果他不那么焦急，像往常一样，坐在船头拿出一壶酒打发无聊，被登楼的游客看见，很可能生出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感慨。

文人的江湖和渔民的江湖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罗友连感觉到，渔民已处于风口浪尖，到了该上岸的时候了。

就在长江全面禁渔实行前夕，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《整体环境科学》(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)发表的一篇论文说，地球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、中国特有物种长江白鲟已经灭绝。而灭绝的原因之一，科学家明确剑指长江流域的滥捕滥捞。

渔业是非常古老的行业，世界古代渔业史源头，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4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。在中国，先秦时期就有对渔业经济的详细记录。千百年来，渔民追随着江河湖海生活，鱼、水、人之间保持着平衡和谐的关系。

然而，进入 20 世纪，随着长江边工厂的不断兴建，各色污水直排河中，挖沙船江面轰鸣，大小涉水工程横亘江面，鱼明显减少了。为了生存，渔民开始使用迷魂阵、滚钩等非法捕捞工具，电鱼、炸鱼、毒鱼等违法捕捞行为一时泛滥。

“估计 2005 年至 2010 年时，长江白鲟已灭绝。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、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，近日引发广泛关注。

著名鱼类生态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说：“白鲟在长江急剧减少，几乎和白鲟豚的衰退过程一样。”不过，他认为，“严格来说，一个物种绝迹 50 年才能‘判死刑’。”

无论如何，长江水生顶级物种纷纷告急是不争的事实，一些长江特有鱼类已多年不见踪迹。

四种“水中国宝”近乎全军覆没

国际学术期刊《整体环境科学》2019 年 12 月 23 日在线发布的一篇名为《世界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灭绝：保护濒危动物的经验教训》的论文预校



▲在湖北省洪湖市螺山镇渔船拆解现场，渔民夏明星注视着被吊起的渔船，眼里泛起泪花。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(资料照片)

来自农业农村部的信息显示，近年来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恶化，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，白鲟豚、白鲟、鲟、鲸等物种已多年未见，中华鲟、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，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“无鱼”等级。

江若无鱼，人何以渔？近年来即使大规模增殖放流，长江每年的捕捞量也不足 10 万吨，约占全国淡水水产品总量的 0.32%。

和以往的春季禁渔不同，这次禁渔期长达十年，在部分水域，还将实行永久禁渔。

根据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》等的安排，禁捕范围包括贵州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和上海等省市。包括罗友连在内，长江流域近 30 万渔民和 11 万条渔船，将彻底告别长江。

没有故乡的乡愁

雨后初霁，金粉色的阳光透过散淡的云层落在水面上，罗友连不说话，只看着湖面的云来了又走。

罗友连家的船是一艘典型的连家船，船中昏暗窄小的吊床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，其他家具就是一张木桌子、几条小板凳。船上十分湿冷，他和妻子冻得不行时就窝在被子里取暖，渴了就用铁桶在湖中取水，简单用明矾沉淀后饮用。

除了电灯和一些塑料制品，船中的一切看上去和千年前的渔船没有太大区别。

吃喝拉撒都在船上，生老病死也在水里。时间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。鱼贩子与渔民定好接头时间地点，把钱或生活用品给渔民，捕鱼人完全可以不上岸。有的人说，自己不愿意上岸，因为“晕岸”，一上去顿时天摇地动，回船了才觉安定平稳。

然而，捕鱼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风险与无常。罗友连的祖上是在长江干流岳阳河段捕鱼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，生活慢慢有所改善。1998 年长江大洪水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大水冲走，一家人又漂泊到了洞庭湖中打鱼。

生活虽然艰辛，在罗友连看来，渔民就是属于江湖的。

“渔民喜欢水，和农民喜欢土地是一样的。整个洞庭湖，就算小小一个湾湾，地名、水性、特点我都一清二楚。”罗友连说。

样称：“估计 2005—2010 年长江白鲟已灭绝”。论文通讯作者危起伟说，2003 年之后，白鲟再也没有出现。

“这项研究自 2009 年就系统开展，并经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。”危起伟告诉记者。

白鲟是长江特有旗舰物种之一，因其吻部长状如象鼻，俗称象鱼。四川渔民有“千斤腊子万斤象”的说法，形容白鲟体型巨大。加之白鲟性情凶猛，位于生物链顶端，被称为“中国淡水鱼之王”。

白鲟是鲟鱼目匙吻鲟科两属两种之一，它的绝迹，意味着匙吻鲟科只剩下密西西比河匙吻鲟一种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意义重大。

“不能排除还有个体存在，但白鲟失去繁殖功能，野外绝迹是不争的事实。”武汉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。

“上世纪 80 年代初长江中上游还有不少白鲟，80 年代后期很快衰退，90 年代后期只看到零星的个体。”曹文宣说，“白鲟消失已经 17 年了，我们很揪心。”

绝迹的不仅仅是白鲟。长江水生旗舰物种中仅

拿国家的补贴只能解一时之困，上岸渔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谋一个新的出路。但他们也说“水里一条龙，岸上一条虫”，对适应陆地生活的担忧显而易见

“我们希望自食其力，不给国家添负担。让我们当‘护鱼员’，发挥水中特长，是最好不过了！”

岸上无房，家中无地，上无片瓦遮日月，下无寸土可安家。四海为家的渔民没有故乡，却对江湖怀有深深的乡愁。

“渔民肯定是故水难离，但江湖里的鱼越来越少了，禁渔恐怕是大势所趋。”年过七旬的洞庭湖渔民唐代钦说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洞庭湖每年三四月份都有“鱼汛”，白花花的鱼儿随着流水而来，给渔民带来丰厚的馈赠。

“吃鱼不用提前准备，锅里放上油，等油热了，鱼也就捉上来了。”唐代钦说。然而，那个时候的鱼并不值钱，所以渔民捕鱼更多是填饱自家的肚子，并换来一些生活必需品。

等到鱼越来越值钱，渔民们却发现用传统方法打不到鱼了。

“水洗白沙生白银，丝丝白银是佳肴。”这首洞庭民谣唱的就是洞庭湖里最为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银鱼。到 2010 年后，除了沅江十八湾，洞庭湖的其他地方，基本上打不到银鱼了。

有的四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乎全军覆没：白鲟、白鲟豚被宣布灭绝或功能性灭绝；野生长江鲟不足 20 尾，连续十多年未发现自然繁殖；中华鲟也已连续三年未发现自然繁殖。鲟鱼、鲸鱼已经绝迹，圆口铜鱼等一批特有鱼类多年未见。

长江生态系统急剧恶化

多位专家说，短短几十年间，长江里这么多“水中国宝”绝迹，说明前些年人类活动的影响太大了，长江生态系统急剧恶化。

“酷捕滥捞，特别是电捕鱼是白鲟等物种绝迹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”曹文宣说，一方面电捕鱼会直接电死白鲟豚、白鲟、江豚、中华鲟；另一方面，这些物种都是吃鱼的，酷捕滥捞使长江渔业资源大幅萎缩，体型庞大的白鲟等“吃不饱”，失去生存空间。

回想起 2002 年底对一头白鲟的抢救失败，常剑波至今惋惜不已。

他和其他几位专家开车千余里赶赴现场，但因为伤势太重，加上当时的救护条件不具备，受伤的白鲟在窄小的水池中撞壁死亡。

事实上不仅是银鱼，洞庭湖最丰富的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也在不断减少，个头也越来越小。1968 年，唐代钦结婚婚宴用鱼最大的一条有 70 多斤，最小的都有 40 多斤，现在这样大的鱼根本见不到了，等他儿子结婚时，用的最大的鱼只有不到 20 斤。

斜风细雨不须归

201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，位于长江中流的湖北省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阴雨绵绵，起重机、挖掘机、切割工具发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，57 岁的渔民夏明星看着他祖祖辈辈谋生的家伙什——一艘 10 多米长的铁制渔船被拆解，久久不愿离去，眼里不自觉地泛起了泪花。

根据政策规定，对退捕渔民将给予临时生活补助、社会保障、职业能力培训等，兜底保障渔民退捕转产需求。以长江捕捞村为例，56 户专业渔民全部退捕上岸，渔船被拆解，政府给予渔民 6 万元到 10 万元不等的补偿。

事实上，长江捕鱼人群体构成复杂，捕捞者中不少是在岸上有田有土的兼业渔民，有一些持证长江渔民早已上岸谋生，要确保补偿安排精准稳妥，并不是一件易事。

按照湖南省相关方案，持证专业捕捞渔民要满足捕捞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60% 以上、无田无土、非农户口、拥有合法合规渔船网具、持有有效内陆渔业船舶证书这五个条件。

这些看似特别简单明确的标准，在操作中依然有不少难度。

如“无田无土”这一条，为了满足条件，有的把自己的田土退掉，有的还用到离婚的法子，渔业部门无奈，最后只好去财政部门找粮补记录，再找土地确权办证记录，有信息登记的就证明有田土。

渔船登记核实也不简单，刚登记好一艘船的相关数据，到下一个渔民那里又发现一模一样的船，细细一问，原来是借来的，想多要点补助。渔政最后只好给船用油漆编号，并让船主站在船前面照相，留下“证据”。

“我们只用信息数据说话，人不说话。”湖南

省益阳市资阳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人郭智高说，必须公平公正，让渔民心服口服，不然以后会有无尽的问题。

尽管遇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，但长期和渔民打交道的渔政工作人员认为，“渔民们很困难，他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”。

拿国家的补贴只能解一时之困，上岸渔民更希望通过双手谋一个新的出路，但他们也说“水里一条龙，岸上一条虫”，对适应陆地生活很担忧。

穿行风雨，逐鱼而动，渔民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性格特点，一是吃苦耐劳，二是自由散漫。

“干活的时候很拼命，但没事的时候我就要玩。”罗友连的朋友杨善柏说得直接。渔民们常举的例子是，东洞庭湖有 60 多位渔民多年前在政府引导下上岸打工，结果坚持最久的一位也就呆了 15 天就跑回了船上，“我们受不了八小时呆坐着，还要被人管。”

五十岁左右的渔民对自己的未来最为忧心。他们从一出生就学打鱼，无需与外界交流，往往“认识的字还没有鱼多”，体力和年轻人没法比，也还没到享受社保的年纪。

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，将加大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，为老龄、生活困难的渔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安置。如引导退捕渔民参与巡查监督工作，建立“护鱼员”队伍，配备必要执法监管装备。

“我们希望自食其力，不给国家添负担，让我们当‘护鱼员’，发挥水中特长，是最好不过了！”杨善柏说。

希望还在下一代身上。近年来，各地陆续推出了一些渔民解困的政策，相当一部分渔民的后代因此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。在长江捕捞村，村里 45 岁以下的人大都外出打工，或者在附近的工厂找了工作，年轻渔民比较适应上岸后的生活。

现在渔民们凑在一起聊天时还是喜欢“显摆”曾去过多遥远的地方。

“我去过几次鄱阳湖，顺着长江下去，到江西有个口子，可以直接开船进去，那里的鱼和洞庭湖的又不一样。”罗友连谈起往事依旧兴奋，对今后的生活也有无限憧憬，“上岸了，等生活安稳后，找机会坐火车再去看看。”

加大生物“保种”力度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长江流域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；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，实行暂定 10 年的常年

省益阳市资阳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人郭智高说，必须公平公正，让渔民心服口服，不然以后会有无尽的问题。

尽管遇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，但长期和渔民打交道的渔政工作人员认为，“渔民们很困难，他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”。

拿国家的补贴只能解一时之困，上岸渔民更希望通过双手谋一个新的出路，但他们也说“水里一条龙，岸上一条虫”，对适应陆地生活很担忧。

穿行风雨，逐鱼而动，渔民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性格特点，一是吃苦耐劳，二是自由散漫。

“干活的时候很拼命，但没事的时候我就要玩。”罗友连的朋友杨善柏说得直接。渔民们常举的例子是，东洞庭湖有 60 多位渔民多年前在政府引导下上岸打工，结果坚持最久的一位也就呆了 15 天就跑回了船上，“我们受不了八小时呆坐着，还要被人管。”

五十岁左右的渔民对自己的未来最为忧心。他们从一出生就学打鱼，无需与外界交流，往往“认识的字还没有鱼多”，体力和年轻人没法比，也还没到享受社保的年纪。

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，将加大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，为老龄、生活困难的渔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安置。如引导退捕渔民参与巡查监督工作，建立“护鱼员”队伍，配备必要执法监管装备。

“我们希望自食其力，不给国家添负担，让我们当‘护鱼员’，发挥水中特长，是最好不过了！”杨善柏说。

希望还在下一代身上。近年来，各地陆续推出了一些渔民解困的政策，相当一部分渔民的后代因此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。在长江捕捞村，村里 45 岁以下的人大都外出打工，或者在附近的工厂找了工作，年轻渔民比较适应上岸后的生活。

现在渔民们凑在一起聊天时还是喜欢“显摆”曾去过多遥远的地方。

“我去过几次鄱阳湖，顺着长江下去，到江西有个口子，可以直接开船进去，那里的鱼和洞庭湖的又不一样。”罗友连谈起往事依旧兴奋，对今后的生活也有无限憧憬，“上岸了，等生活安稳后，找机会坐火车再去看看。”

省益阳市资阳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人郭智高说，必须公平公正，让渔民心服口服，不然以后会有无尽的问题。

尽管遇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，但长期和渔民打交道的渔政工作人员认为，“渔民们很困难，他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”。

拿国家的补贴只能解一时之困，上岸渔民更希望通过双手谋一个新的出路，但他们也说“水里一条龙，岸上一条虫”，对适应陆地生活很担忧。

穿行风雨，逐鱼而动，渔民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性格特点，一是吃苦耐劳，二是自由散漫。

“干活的时候很拼命，但没事的时候我就要玩。”罗友连的朋友杨善柏说得直接。渔民们常举的例子是，东洞庭湖有 60 多位渔民多年前在政府引导下上岸打工，结果坚持最久的一位也就呆了 15 天就跑回了船上，“我们受不了八小时呆坐着，还要被人管。”

五十岁左右的渔民对自己的未来最为忧心。他们从一出生就学打鱼，无需与外界交流，往往“认识的字还没有鱼多”，体力和年轻人没法比，也还没到享受社保的年纪。

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，将加大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，为老龄、生活困难的渔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安置。如引导退捕渔民参与巡查监督工作，建立“护鱼员”队伍，配备必要执法监管装备。

“我们希望自食其力，不给国家添负担，让我们当‘护鱼员’，发挥水中特长，是最好不过了！”杨善柏说。

希望还在下一代身上。近年来，各地陆续推出了一些渔民解困的政策，相当一部分渔民的后代因此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。在长江捕捞村，村里 45 岁以下的人大都外出打工，或者在附近的工厂找了工作，年轻渔民比较适应上岸后的生活。

现在渔民们凑在一起聊天时还是喜欢“显摆”曾去过多遥远的地方。

“我去过几次鄱阳湖，顺着长江下去，到江西有个口子，可以直接开船进去，那里的鱼和洞庭湖的又不一样。”罗友连谈起往事依旧兴奋，对今后的生活也有无限憧憬，“上岸了，等生活安稳后，找机会坐火车再去看看。”